

音韵文献

与音韵学史

李无未文存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无未 著





责任编辑 林革华

封面设计 李岩冰

晓蕾

ISBN 7-80626-866-9



9 787806 268667 >

ISBN 7-80626-866-9/G · 440
定价：40.00元



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

——李无未文存

李无未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李无未文存/李无未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5

ISBN 7-80626-866-9

I. 音... II. 李... III. 音韵学-文集
IV. H0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011 号

Yinyun Wenxian Yu Yinyun Xueshi

书 名 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

原 著 李无未

责任编辑 林革华

封面设计 李岩冰 晓蕾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1

印 数 1-1 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6-866-9/G·440

定 价 40.00 元

序

无未同志这本文集,主要收入有关音韵学方面论文,分为6类6编。第一类,晋代语音与唐代语音;第二类,宋元时音与吉安方音;第三类,《中原音韵》与《中原雅音》;第四类,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史;第五类,明末山东方音与东北方音;第六类,音韵文献考订及汉语“变调”标记符号研究。共计33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过去曾阅读过。这次为了要我写序,又将大部分论文的提要发给我看了。这些论文大体反映了无未同志近十余年来研究音韵学的具体范围、内容与他所取得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一)辨析了何超《晋书音义》中“协韵音”的性质,指出它不同于朱熹的“协音”,它是用直音法为晋人诗韵注出的是当时的实际读音,为研究晋代语音提供一份有价值的材料。(二)对宋代的《九经直音》与《示儿编》做了深入的探讨,写了多篇文章,揭示它们虽然也受到传统韵书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宋代时音的发展变化,如“全浊音清化”、“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及“清人作去”等,进一步证实了宋代是从中古音发展到近代音的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是近代的开始。(三)从明抄本《辨音纂要》中发现《中原雅音》的十九个韵部韵目,解决了前人一直没弄清问题,并进一步证实了《中原音韵》与《中原雅音》的密切关系。(四)在日本进行学本访问一年中,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日本汉学家如何利用日本语中的汉字读音(包括吴音、汉音、唐音)及朝鲜汉字音以考订中国汉语的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的;既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又探索了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很有借鉴作用。同时,还评述了日本学者对《韵镜》与《中原音韵》的研究情况,又辨析了清末日本学者编写的四种汉语工具书和教科书所反映的早期国语的声调情况及其与现代普通话声调的异同和变化,收获不小。(五)考释了明末《醒世姻缘传》中诗、词用韵的十四韵部系统的特点与性质,并考定其中表示“打”义的“挺”念[tʰiŋ]是源自山东方音的东北读音,很有意思。另一篇考释关于地名“图们”的“图”今延边汉语不念[tʰu],而读[tʰü]的复杂缘由,即非简单的方音,而是渊源于女真朝鲜等译音,故中朝史书上又作“驼门”、“土门”、“统门”、“图们”、“豆

满”等，亦颇有说服力。此外，还有数篇运用音韵学知识评述古籍的注音或有关音论问题的文章，亦不乏真知灼见。

无未同志这十几年来在学术上的成就十分可观，进步很大，在其同行的同龄人中确实是很突出的。究其原因，我想首先是由于无未同志一贯的勤奋好学。有两件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头一件是八十年代末，他在北大进修一年里，共修读了十六门课程。他不是一般地听听课，而是对每门课的学习都非常专注，凡是授课教师开列的参考书和布置的作业或读书报告，都很认真地去完成，并按时完成。他如饥似渴，努力学习，经常彻夜不眠。他那种刻苦钻研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件是前年他到日本访学后，与我常有电子邮件的联系。他每次来信从未提及如何旅游观光，总是谈到他又发现了什么新材料、写了什么新的文章或者参加了什么学术活动。在这一年中，他以“二十世纪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为课题，不畏艰难，查阅了大量的日语资料，对日本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历史（包括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的根据、方法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正因为具有这种锲而不舍、争分夺秒的奋斗精神，所以他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再者，无未同志为人非常谦虚。故能广泛涉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他在北大进修期间，虽然主攻音韵学，但他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无论古代汉语词汇、语法或文字、训诂及汉语史，还是有关现代汉语或语言学理论的课程，他都去选修，虚心向各位老师学习，从而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到了吉林大学之后，又通过攻读博士学位学习了历史学、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更扩大了眼界，拓宽并深化了专业知识。所以他现在进行科学研究与指导博士生，游刃有余。

无未同志正当年富力强，前程远大。这部文集只是一个好的开始，相信他今后将会不断写出更多更高水平的论著来，为繁荣和发展中国音韵学做出更大的贡献。是为序。

唐作藩

2005年3月12日于北京中关村蓝旗营小区

目 录

序	(1)
第一编 晋代语音与唐代语音	(1)
《晋书音义》的“协韵音”	(1)
王昌龄诗韵谱	(9)
韦应物诗韵系	(18)
第二编 宋元时音与吉安方音	(27)
《九经直音》反切与《经典释文》正读考异	(27)
《九经直音》反切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	(39)
《九经直音》北图藏本三种叙说	(48)
南宋《示儿编》“声讹”的正音性质	(60)
南宋《示儿编》音注“浊音清化”问题	(68)
南宋孙奕俗读“平分阴阳”存在的基础	(74)
南宋孙奕俗读“清入作去”考	(86)
从几组数据看南宋孙奕俗读声调的变化	(92)
《中原音韵》与吉安方音	(103)
第三编 《中原音韵》与《中原雅音》	(109)
《辨音纂要》所传《中原雅音》	(109)
日本《汉吴音微》所引《中原雅音》	(115)
《中原雅音》的体例问题	(121)
《中原雅音》研究的起始时间问题	(131)
第四编 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研究	(136)
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上古音关系研究	(136)
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关系研究	(147)
日本学者对日谱汉字音与汉谱近代音关系研究	(155)
日本学者对朝鲜汉字音的研究	(166)
日本佛教“声明”与汉字音声调关系考订	(188)

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	(200)
日本学者对《中原音韵》及相关韵书的研究	(222)
清末日本学者北京官话的声调意识	(250)
第五编 明末山东方音与东北方音	(262)
《醒世姻缘传》诗词用韵考	(262)
《醒世姻缘传》“挺”字与今东北方言[tʰiŋ³]音	(272)
“图们”的口语读音及其来源	(275)
走向系统研究东北方言的第一步	(279)
第六编 音韵文献考订及汉语“变调”标记符号	(285)
《山海经校注》“珂案”音释献疑	(285)
释“平中清浊,仄中抑扬”	(291)
退溪次韵朱子《武夷棹歌》问题	(295)
新时期音韵古籍整理的简要回顾与思考	(305)
对外汉语教学课本中的“变调”符号问题	(312)
(跋)	(321)

第一编 晋代语音与唐代语音

《晋书音义》的“协韵音”

【内容提要】《晋书音义》的“协韵音”不同于后世朱熹等人的“叶(协)韵”。它是用直晋法为晋时诗文用韵注上当时的音读,起着区别两读或两读以上字音的作用,体现了何超对古今字音变化的确切认识,为今人研究上古到中古语音演变提供了客观依据。它与钱大昕等人所说的“随意转读”字音无关。

关于唐何超《晋书音义》的注音,已有学者做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工作^①,但仍感言犹未尽,尤其是对其中的“协韵音”注意不够,因此有必要拾补这个“遗缺”,以便弄清它的实质。在何超《晋书音义》(以下简称《音义》)注音中标明“协(叶)韵音”或“合韵音”的有9例;

(1)卷二十二,张华《宴会歌》:“歌者流声,舞者投袂。”《音义》:“投袂,协韵音灭。”

(2)卷二十三,《金灵运》:“鼓殷殷,钟鎗鎗。”《音义》:“鎗鎗,协韵音皇。”

(3)卷二十三,《明君篇》:“结舌亦何憚,尽忠为身患。”《音义》:“身患,协韵音还。”

(4)卷三十一,某史臣《武元杨皇后哀策词》:“王假有家,道在伉俪。”《音义》:“伉,合韵音离。”

(5)卷三十六,蔡邕《篆势》:“般倬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音义》:“韬翰,叶韵音寒。”

(6)卷三十六,同上:“杨波振擎,鹰峙鸟震。”《音义》:“震,叶韵音真。”

(7)卷五十一,挚虞《思游赋》:“孔挥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娄句。”《音义》:“娄句,协韵音俱。”

(8)卷五十一,束皙《玄居释》:“潜朗通微,洽览深识。”《音义》:“深识,叶韵音志。”

(9)卷九十四,陶潜《归去来兮》:“怀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耜。”《音义》:“芸耜音云子,叶韵音兹。”

这里,何超为“袂惶患伉翰震句识耜”九字注音而用了“叶韵”、“协韵”、“合韵”三语,这三语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押韵”、“入韵”义。关于“叶(协)韵”、“合韵”,前人有过许多议论。莫友芝在《韵学源流》中说:“自沈重《毛诗音义》始为叶韵之说(见《经典释文》引),后颜师古注《汉书》、李善注《文选》,并袭用之,后人遂至以叶韵为随意转读之法,而不复知为本音矣。”钱大昕《六书音均表序》也说:“而昧者乃执隋唐之韵以读古经,有所齟齬,屡变其音以相从,谓之叶韵。不惟无当于今音,而古音亦滋茫昧矣。”今人大多持此观点,如陈振骅先生下定论说:“这种反历史的理论和实践,当然模糊了古音真面目,也扰乱了隋唐音系统。”^②可见,“协韵”的名声并不好。

不过,就六朝乃至隋唐的“协韵”实际来看,有两种“协韵”需要划分清:一是为“古经”,即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注音而用的“协韵”;二是为汉魏六朝至隋唐的诗文注音而用的“协韵”。沈重、徐邈、陆德明等为古经注音而用“协韵”属前者,颜师古注《汉书》、何超注《晋书》而用“协韵”属于后者。对于前者,已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不应一概否定。因为沈重、徐邈、陆德明的“协韵”,有的取自经籍旧音,有的取自时传又音,有的取自方音,有的取自“如字”或读破,都有一定的读音根据,为明清学者恢复古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和后世朱熹的“协韵”不可同日而语^③。后者“协韵”情况怎样,目前还不完全清楚,需要对“协韵”材料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公允的结论。

通过对何超《音义》9例“协韵音”的考察,可以看出,何超《音义》的“协韵音”既起着区别共时音读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何超对古今字音变化的确切认识,为我们摸清上古到中古一些字音演变的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例(1)中的“袂”字,在《宴会歌》第四韵段中与“丝竹并设”的“设”字相协。“袂”,《广韵》注为“弥契切”,属明母去声祭韵。“设”《广韵》注为“识列切”,属书母入声薛韵。何超认为“袂”在这里是入声字,便注道:“协韵音灭。”“灭”,《广韵》注为“亡列切”,属明母薛韵。这样,“设袂”用韵取得了一致。“袂”,《说文》:“袖也。从衣,夬声。”以“夬”作声符的字,在《广韵》中主要归为入声屑韵和薛韵。如“袂袂袂袂”属屑韵,“映袂”属薛韵,但《广韵》又注明“屑薛同用”,所以,又是一个韵部。《经典释文》则反映了“袂”有屑韵一读的事实,如在《仪礼音义》中注道:“以袂,面世反。”这是说“袂”属祭韵,但也注道:“袂,音决。”这是说“袂”又属屑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伯2011)屑韵“袂”字下注曰:“亦作袂。”字形有别,但音读一致。这两个记载很重要,证明“袂”有入声屑韵音读存在,何超以薛韵的“灭”注屑韵的“袂”是符合当时实际音读的。

“袂、设、灭”在上古同属王力所分的月部。不过,罗常培、周祖谟采纳王念孙晚年的说袂,主张应将后来读去声的字归属阴声的“祭部”,后来读入声的字归属入声的“月部”,如此,“袂”应属祭部,“灭设”应属月部。实际上,在两汉三国魏晋时期,罗、周两先生所分祭部、月部的字,仍有许多互相押韵的例子,如东汉崔骃《达旨》“制设灭”叶,蔡邕《隶势》“发制列戾折势绝”叶,晋束皙《近游赋》“制设势杀”叶,《吊卫巨山文》“制灭祭”叶,仲长敖《蠶性赋》“列别劣卫翬杰契计结噬窃戾厉蔑制斃设绝黠袂”叶。周祖谟解释说:“除元音相同或相近以外,这类阴声韵部的韵母可能仍有辅音性的韵尾存在(如-d之类),或者在声调上还有与入声相近的关系,所以得以通押。”“这种情形到齐梁以后就比较少见。”^④王力认为“中古去声与入声发生关系的字,在上古就是入声字。”不论取何种解释,总之,何超所注“袂协韵音灭”是有一定根据的。

例(2)中的“镗”在《金灵运》第五韵段中与阳唐韵的“章皇觞觞康疆方”七字协。“镗”,《广韵》注为“户盲切”,属匣母庚韵。何超将它注为“协韵音皇”亦有一定依据。《说文》:“镗,钟声也,从金皇声。《诗》曰:‘钟鼓镗镗’。”“钟鼓镗镗”一句,在毛亨《诗·周颂·执竞》中作“钟鼓喤喤”,《诗·小雅·斯干》也有“其泣喤喤”句,“镗”与“喤”通用。“喤”在《执竞》篇中与“王康皇康方明将”叶,在《斯干》篇中与“床蓐璋皇王”叶,王力归为阳部。《释文》曰:“喤;华彭反,和也,徐音皇,又音宏。”徐指徐邈(公元344—397年),东晋人。在徐邈口中“喤”有两读:一音宏,为平声唐韵,与“华彭反”同;另一读皇,为平声唐韵字。《广韵》却只保留了唐韵一读。《集韵》收了“喤喤”的“胡光切”、“胡盲切”两读,恐怕依据的是徐邈音。另一种现象也应注意,即在汉到晋的这段时间里,“镗喤方光”等一些阳唐韵的字与庚韵的字相协还时常可以见到,如东汉马融《长笛

赋》“鸿洋惶挟唐方当亡装扬”叶，张衡《东京赋》“衡囊明惶惶穰”叶，三国时刘桢《遂志赋》“方荆行洋将场翔忘”叶，刘劭《赵都赋》“光阳冈英”叶，晋张载《羽扇赋》“方京”叶，傅玄《秋胡行》“傍卿馨”叶，《李赋》“青名房灵琼轻”。说明当时阳庚两部的某些字读音相近，此后，阳庚两部字则清楚分押。

例(3)中的“患”，在《明君篇》第二韵段中与“端权言源”相协。“患”，《广韵》中注为“胡惯切”，属匣母去声谏韵，而“端权言源”在《广韵》中分属平声桓仙元三韵。何超认为这四字声调应一致，将“患”注为“协韵音还。”“还”，属匣母删韵。从谐声角度考虑，《说文》：“患，忧也。从心上贯，卬，亦声。”严可均认为“患”从“卬”声，“卬，读谏”。朱骏声则认为“按串即母字，从心，母声，古文关省声。又古文从（字形略），按亦母字，疑籀文也。”这和段玉裁的观点相同。段玉裁说：《说文》“此八字（按：“从心上贯卬，卬亦声”）乃浅人所改窜。古本当作‘从心母声’四字，母贯，古今字。……旧多读平声。”《说文》“患”字古文、汉印“患”字，不从口。《说文》小篆，字形有误，战国的鄂君启节有“关”字形。战国古玺有“关”字形。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善闭者无关键”，“关”字字形与它们相关。“关”是平声字，可证“患”古音亦可能读平声。朱骏声举《韩非子·扬权》篇（按：应为《二柄》篇）的韵例：“患端三”、“安残患”叶。汉至三国魏“患”与平声字相协较多，如班彪《北征赋》“漫怨患藩讐残患”叶，刘歆《遂初赋》“患原”、“然患”叶，褚少孙《补龟策列传》“患山安迁漫官患言寒擐然山”、“山患”、“患言全率贤然”叶，曹植《怨歌行》“难患刊言连寒干端叹”叶，馨袭《屠柳城》“难漫酸山患”叶。南北朝时见到的主要是“患”与去声字相协的诗例，如谢惠连《秋怀》“患晏烂雁幔半算慢宦玩翰乱旦焕叹串”叶，但至唐代仍有“患”与平声字相协的诗例，如韦应物《高陵书情》诗“班间闲患山”叶，这似乎是存古，在长安音口语里不一定还有“患”的平声一读。《晋书音义》中还有两个直音例证，一是“擐音患”，二是“辘音患”。在这两个字中“擐”仅有去声一读，“辘”虽然有平去两读，但在这里应是去声一读，说明“患”已主要读如去声了。不过，两读肯定存在。《集韵》收有“胡惯切”的同时，还收有“胡关切”，这不是偶然的。这样说来，何超注“患，协韵音还。”是用直音法表示晋代实有的音读。

例(4)中的“伉”，在《武元杨皇后哀策词》中与“仪女为规亏”四个平声支韵字协韵。“伉”，《广韵》注为“郎计切”，属来母去声霁韵。何超注曰：“叶韵音离。”“伉”，《说文》曰：“伉，伉俪也。从人丽声。”段玉裁注：“许但取枝条伉俪之训，不及其他，於从人之意未合，於全书大例未符，恐非徐书之旧。”朱骏声《通训定声》则说：“按此字即丽之或体，从人丽声，字亦作伉。”《广韵·霁韵》：“伉，伉俪。”何超所注的是“伉俪”之“伉”的协韵音。“伉”既然是“丽”的“或体”，在音

读上应与“丽”关系密切。“丽”，《广韵》有“郎计”、“吕支”两切。“吕支”一切是“丽”属来母平声支韵。《广韵》未收“𨮒”的这一读，但并不等于“𨮒”没有此音。徐铉本《说文解字》“𨮒”字用了“吕支切”。徐铉用的是孙𨮒反切，孙𨮒根据的是《唐韵》，《唐韵》根据的是《切韵》。这样看来，“𨮒”的“吕支切”很早就产生了。何超注“叶韵音离”也正表明有这一音读。“离”在《广韵》中与“丽”一样也有“郎计”、“吕支”二切。“离”在三国魏晋时代表现了这种音读的两重性：既与平声字协韵，也与去声字协韵。与平声字协韵的，如曹丕《短歌行》“麀栖离知”叶，傅玄《何当行》“知离为”叶。与去声字协韵的，如张载《招隐诗》：“易累视系地离伪智”叶。“𨮒”也是一样，与平声字协韵的，如陈琳《柳赋》“奇丽施”叶，潘岳《闲居赋》“施义骑吹丽”叶。在南北朝时代与去声字协韵的增多。释慧琳《释运法师诰》“滢丽界逝”叶，江淹《伤友人赋》“桂替丽”叶。“𨮒”与“丽”、“离”一样这个时期有去声一读，也一定有平声一读。张华《元皇后哀策文》即“仪𨮒奶规亏”叶，可见，《集韵》注明“𨮒”的“邻知切”是有读音根据的。

例(5)中的“翰”，在《篆势》里与“连端编员翾延间原观先刊旃”十二字协。这十二字分属于平声仙桓山元先寒六韵。“翰”，在《广韵》有两读：一为侯吁切，去声翰韵；一为胡安切，平声寒韵。平去两读没有意义的区别。《诗经》上所见到的用韵是没有平去的区别。《大雅·常武》篇“咍翰汉”叶，《小雅·桑扈》篇“翰宪难”叶。汉代“翰”主要与平声字协韵，如扬雄《羽猎赋》“旃山鞭关翰”叶，张衡《四愁诗》之一“山艰翰”叶，崔瑗《草书势》“繁杈翰删”叶，魏晋时平去两读界线分明。就所见的诗文来看，“翰”与平声字协韵13例，如曹植《孟冬篇》“翰竿”叶，刘劭《赵都赋》“寒翰源旃”叶，谢灵运《赠从弟弘元》“湍难翰叹”叶，潘尼《后园颂》“官桓园闲颜言”叶。与去声字协韵的有7例，如成公绥《隶书体》“腕翰散案烂焕”叶，潘尼《赠司空掾安仁》“冠焕散翰”叶。陈第《毛诗古音考》认为“翰”有平声一读，言“翺涓切”，举陆机《吊魏武》文“翰焉”叶，“是晋犹此音也”。何超比较客观地看待“翰”的音读，认为在晋时有平去两读，所以才注道：“叶韵音寒”。而对另一些去声字则用“翰”注音，如《音义》卷八十四“扞音翰”、“捍音翰”表明两读并存。

例(6)中的“震”，在《篆势》里与“循文真神鳞身缁云”八字协。“震”，《广韵》注为“章刃切”，属澄母去声震韵。其它八字分属于平声真谆文韵。“震”，《说文》“劈历振物者，从雨辰声。”段玉裁注：“古多读平声”。汉至晚晋宋诗文中“震”主要与平声字相押。如扬雄《赵充国赞》“臣军腕”叶，《兖州箴》“震震殷”叶，曹植《武帝诰》“神民滨陈震辰宾”叶，傅咸《与尚书同僚诗》“滨均震”叶，潘岳《籍田赋》“分臣鳞轮震辰”叶。与去声字相协仅见2例，如崔骜《安封侯诗》

“震命”叶，高闾《至德颂》“润信震顺”叶。这说明汉到魏晋宋时，“震”的去声一读还没有完全从平声一读中分离出来。《晋书音义》反映的正是这一语音事实。在卷十五“震填”条下注“上音真”和“震，叶韵音真”一样，意在说明“震”有平声一读。《汉书》卷一百载班固赋“鳞云震门根”叶，颜师古注曰：“合韵音之人反”是说“震”属章母真韵。《集韵·真》韵注曰：“升人切”，与“娠”并列，收了平声一读，根据的是经籍旧音。

例(7)中的“句”，在《思游赋》里与“虚舆钭符虞徂图”相协。“句”在《广韵》有四读：一读为“古侯切”，见母平声侯韵；二读为“古候切”，见母去声候韵；三读为“其俱切”，群母平声虞韵；四读为“九遇切”，见母去声遇韵。《思游赋》中的“句”应该读为“其俱切。”这一音读在《音义》中还有几例出现，如卷十四“句町，钭、挺二音。句又古侯反。”“宛句，上於元反，下音钭。”“钭”，《广韵》仅收“其俱切”一读，用它来注“句”是取其音同。《集韵·虞》韵“权俱切”下收有“钭句”两字，也在同一小韵里。何超在“娄句”下注“协韵音俱”。“俱”在《广韵》中仅有“举朱”、“其遇”二切。“举朱切”，即属见母平声虞韵，“其遇切”即属群母遇韵。这里应该用的是“举朱切”。用“举朱切”的“俱”来注“其俱切”的“句”，其作用和“句音钭”是一样的，标明这是特殊地名读音。《广韵》、《集韵》“其俱切”下的“句”都注道：“冤句，县名。”用意是一致的。至于“举宋切”与“其俱切”声母有差异，这也不能证明二音并非音同。《集韵·虞》韵“恭于切”下收有“句俱”二字，说明“句”也曾有“举朱”一切，只不过是《广韵》未收罢了。“句”的“其俱切”到“举朱（恭于）切”声母都是牙音，仅有清浊的区别，声转完全可能，这样说，“俱”音“句”和“句音钭”一样都是同音字相注。

例(8)中的“识”在《玄居释》里与“峙思志试”四个去声字相协。“识”，在《广韵》中有两读：一是“职吏切”，章母去声志韵；二是“赏职切”，书母入声职韵。这里当是用了“职吏切”一读。何超为何要注上“协韵音志”呢？除了表明它与“赏职切”有声韵调的区别之外，还为着说明它与“赏职切”在意义上也有区别。读如“职吏切”的“识”，《说文·言部》曰：“识，常也。”王筠《句读》注曰：“常亦用为旗常之常。……《说文韵谱》徽、幪下皆作识也。此古本之仅存者矣。徽、幪皆旗常之属，故曰识也。此与‘识，常也’正合。”《释名·释言语》：“识，帜也，有章识可按视也。”陆德明《释文》：“识，本义作帜。”“识”有“标识”义。《晋书》“深识”用的是“记识”义，《玉篇·言部》言：“识，记也”，就是这个意思。读如“赏职切”的“识”，《说文·言部》：“识，一曰知也”，这是“识”的“知道”之义。段玉裁说得好：“按凡知识、记识、标识，今人分人去二声，古无人去分别，三者实同义也。”应该说，无论是音读还是词义来源只有一个，只不过后来才有了分别。

汉代诗文中“识”叶的去入声已分押。押去声的，冯衍《显志赋》“试识”叶。押入声的，如王褒《四子讲德论》“德识德服”叶。但也有去入混押的，如枚乘《七发》“识事意侧翼”叶，东方朔《七谏怨世》“色待菜志识代志置侍思事”叶。魏晋宋时，“识”去入分押比较清楚。如卢湛《赠刘琨》“植意饵识”叶，谢安《与王胡之》“事吏识意异”叶，谢灵运《撰征赋》“治志识事”叶，这是去声用韵。曹丕《折柳行》“极食色翼亿识”叶，束皙《吊萧孟恩文》“匿测食识”叶，这是用了入声韵。《广韵》所载的“识”的去入两读当取的是魏晋宋时口语读音。

例(9)中“籽”，在《归去来兮辞》里与“时之期诗疑”五字叶。“籽”，《广韵》注为“郎里切”，属精母上声止韵，而其它五字属平声之韵。何超认为该处的“籽”，应属之韵字，故注“籽”为“叶韵音兹”。“兹”，在《集韵》里与“籽芋”同属一个小韵，为“津之切”。“籽籽芋”在旧籍中往往通用。《诗·小雅·甫田》诗有“或耘或籽”句，段玉裁言：籽，“说诗作籽”。朱骏声在《说文》“籽，从禾子声”下也说“亦作籽”。《汉书·食货志》引作“或芸或籽”。陶潜《归去来兮辞》“或植杖而芸籽”，有的本子作“或植杖而耘籽”。陶潜《自祭文》有“载耘载籽”句。于海晏《汉魏六朝韵谱》作“籽”，并看作平声字。何超注“籽（籽）”为“叶韵音兹”，《集韵》的“津之切”皆有所本。《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云：“籽音子，沈音兹，禾根也。”沈即沈重（公元500—583年），北周人。沈重认为：“籽音兹”，肯定有一定的根据，至少可以说明北周时“籽”仍有平声一读。《说文》：“籽，从禾子声。”从谐声角度看，以“子”为声符的字许多读为上声，如“李仔”等。但也有读为平声的，如“孜”。而且“子”在今方言中也不完全都读上声，也有读平声的，如广东梅县话：“子”的文读为[tsɿ]，白读却是[tsɿ]，[tsɿ]可能是古音的遗存。以此类推，“籽”古来有平上两读也完全可能。

由上分析可知，何超的“协韵音”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所注的对象字至少有两读，有的还两读以上。有两读的，如“袂隳（隳）患徧翰霞识籽”，有四读的如“句”。二、为对象字所注的音有6例《广韵》未收。三、为对象字所注音读的字，与对象字都是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字。四、所注音读为对象字在魏晋宋时常用音读。

因此，我们可以给何超的“协韵音”定性：它实际上是用直音法为魏晋宋时的常用字注上当时的读音，有意区别两读或两读以上的字音，与莫友芝、钱大昕所说的“随意转读”字音无关。它不但没有“模糊古音的真面目”，而且还对我们研究上古到中古语音演变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客观依据。

如在上古韵部的划分中，祭部是否独立成为争论最多的一个难题。有些学者认为《诗经》时代祭部已经独立，但从何超所注“袂，协韵灭”以及谐声偏旁，同

时代诗文用韵来看,在三国魏晋时代祭部还与月部字发生关系。可见,祭部至少在《诗经》时代仍未独立。

“识”在《广韵》中收有去入两读。汉代诗文用韵仍见“识”的去入混押现象,但在魏晋时却清楚分押。说明“识”的早期音读“无去入的分别。”

“患俚翰震”这些后来主要读如去声的字,在魏晋时均有平去两读,而且主要读如平声。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语音现象:平去声的分化已初步形成。

去声和入声的分化,平声和去声的分化,反映了去声在时间层次上的不同变移特征。这种变移既是渐进的,又是有规律的,段玉裁的结论比较确切,他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於是平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

当然,何超“协韵音”所提供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如“铿(隍)”,为何在魏晋时有唐庚两读,后来却在《切韵》一系韵书中仅保留了庚韵一读?元音的改变当是主要原因之一,无疑,带给我们许多思考,这是应该认识到的。

注释:

①《晋书音义》,依据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晋书》,考证《晋书音义》注音比较系统的有邵荣芬《〈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载《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

②见陈振寰:《韵学源流注评》第23页、2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③张文轩:《试析陆德明的“叶韵”》,载《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④周祖谟:《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演变》,载《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版。

主要参考文献:

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2.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临啸阁本,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6月。
3. 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重印。
4.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
5.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王昌龄诗韵谱

一、引言

考察唐代语音,王昌龄的诗歌无疑是宝贵的材料之一。本文韵谱依据《全唐诗》卷一百四十至卷一百四十三所录王昌龄诗外,又补入王重民等辑录《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1982)所收王昌龄《城傍曲》和《题净眼师房》(26页)两诗,共计有诗184首,其中近体诗97首。

韵谱在圈定王昌龄诗韵脚后,联系《广韵》进行归纳分析。韵谱分十四组,每组下有的分若干摄,每摄分近体诗和古体诗两部分。每部分先列平声,次列仄声。为节省篇幅,诗题太长者适当删节。文中书名号内的阿拉伯数字是该诗在《全唐诗》(1960年4月中华书局版)的页码。

二、韵谱

第一组辖通摄

近体诗

平声:

东独用5例:《1441 夏月花萼楼》同风宫中终空聪桐。《1446 萧驸马宅花烛》宫中通。《1447 龙标野宴》风丛空。《1447 武陵龙行观》宫中濛。《1449 送十五舅》空中虫。

钟独用3例:《1438 驾幸河东》从浓龙逢。《1444 从军行七首之七》重烽踪。《1447 宴春源》重峰钟。

古体诗

平声

东独用3例:《1431 斋心》胧中风同空。《1432 洛阳尉》宫中空同东通。《1433 赵四兄见访》风中嵩蒙终东。

入声:

屋独用1例:《1430 秋兴》木肃独谷。

屋沃通押1例:《1426 酬鸿胪裴主簿雨后北楼见赠》逐目屋谷筑陆木肃速鹄。

第二组辖止摄